雨念齋詩文鈔 貞

雨念齋文鈔卷第八

完山李鳳煥聖章 著　男 明五 謹校

孫男 晩用 復校

閒居十四詠跋

讀書

東方之人不喜讀書然凡一日三百六十之州其讀書者亦何可勝道哉但不識其神而明之耳古人有必可傳之意假之于書固天地自然之文也六十四卦推之可以爲千百億卦不然只六十四

事耳世之人臨書而眩甚物大而我小何暇知有象之出於無象乎是以街巷學究嶺南對策之士讀全經至千百遍不已與之語芒芒然不省神理之所在豈不悲哉不然人之心固靈何有不通哉古詩曰手揮五絃目送飛鴻飛鴻何與於五絃哉嗟乎遠哉下士聞之當與學奕而思援弓繳者併論而笑之也善乎陶生之言曰不求深解其不求者乃所以深解歟

陸務觀謂武侯當日所讀何書此不難知也觀其

出而爲事業者與經傳合則其讀亦經傳耳古人讀經必曰先通大義林下讀書之士無規規於箋疏之末則世道之幸也

教子

教子居讀書之次爲此言者其知道乎世之子不如其父者多比如食果種核不如前果理固然也然以聖人之書教之是聖人教之也世亦以接以他果香味尤勝也陳子亢以爲聖人之遠其子也聖人何嘗遠其子詩禮之教固未嘗廢也然鯉之

才不及十哲教十哲亦所以教鯉

飲酒

余素不喜飲酒若夫交友慇懃之際風流弘長則酒之趣亦不可廢也至於酗而喪德則恥孰甚焉然街巷常人醉而罵人醒則瞿然詣其人而謝之世之沉溺名利者一悟其幻宜自媿焉悠悠乎不之反焉嗚呼彼可誅也

東京修勑之俗流而爲嵇阮之沉冥或有以痛飲酒讀離騷可稱名士風氣之變至此而無餘玩世

之士尚知其所愼哉然彼固過矣陶元亮述飲酒諸什其言非不飲者可及飲而如此酒亦何病焉及見其詩有曰君當恕醉人此豈醉者之辭哉以淵明之有托不能掩其迹亦如此

賦詩

孔氏之徒娓娓於詩比諸經尤雅言之也豈以其易感而不窮歟然其爲言觸類而長之與本詩之意相遠者多矣不如此何必說詩詩者離而合合而離窈窕微遠可尋而不可尋是以君子喜之淵

明曰臨清流而賦詩嗟乎其得之矣

服藥

人與物同受陰陽之氣雖臭味多端不出五行之偏正而已是故雖至惡人皆有一性之可取洪範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服藥之道盡乎玆矣

養靜

欲靜而待養非也靜豈養而得之然山林之士恬泊無爲而京輦之人芒芒如失物至人以下抑不無移氣之養歟晉人贊人曰門庭蕭然有名士風

流其言固可喜宣父之操曰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其至矣

彈琴

聲依於虗不引不發善爲音律者憑手爪之利宣
絲木自有之聲而已善聽者因其曲折之所分識
其人之邪正心雖靈其疾至於斯歟惟所依者至
虗故所引者雖至微應之至易也如望氣者識其
禨祥善占者知其吉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嗟乎豈止似之哉聲音之道與文章同其理而聲

音尤精也聲發而音隨之文爲始而章成之盈乎天地者風與水也聖人觀其象爲文章聽其韻爲五音六律知風水斯庶幾乎季札聞樂卽卞其興亡治亂孔子聽琴知文王之黧然頎然世之疑其說者不疑於望氣善占之事而獨疑於此亦惑也若鄒孟氏之言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此殆爲中人以下語也

投壺

必期於中然慢其心亦不中此投壺與射者之所

同天下之事亦無不皆然也然亦志於中而已習乎手而心應之卒之無意於中與不中而自合耳先民之說曰毋固毋必毋意毋我信哉然六藝之循環君子足以自樂而無暇於他彼投壺者何哉聖人造化之迹無物不在投壺之於六藝如四時之有閏焉分班序之近乎禮聲中曲折之合乎樂平心調物出於御會義取象法乎書定限無忒之取之數拔矢而中之類乎射六藝之事各專其至至於投壺略兼之矣不然與博奕何異哉

釣魚

天下之希覬萬一者莫如釣魚眇然深遠之水投以一絲一粒之細冀魚之過而引之傍觀者忞忞而雖釣者亦未知何時果得之也然善釣者如拾焉以此知習而求之靡有不得惟靜者能而躁者不能耳孟氏曰勿忘勿助長世之治心者或未能焉而釣者以至麤之技反用之不然未獲其所求也然至於無魚之水雖善釣者終日無得也求道者其慎其所擇哉

對客

古人以俗客之不至爲一日之福其言固似太迫而亦出於實情之大不能安閒居讀書心融神會猝然遇客則反索然矣親友萃至飲酒賦詩不知其孰爲賓主俗人又至則其樂隨以散矣孔融曰但得座上客長滿足矣淵明曰我醉欲眠君且去兩人之客可知也已使屠沽市兒雜進於北海之座惠遠陸脩靜輩雅集於淵明之門北海豈以爲樂而淵明亦豈欲去之哉李白詩曰我醉欲眠君

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此似不識淵明語意抑白之客不是可遠之人哉然則白雖醉何害乎客之在側

曬書

余見世之藏書家其父兄辛苦求之不能傳一二代已散逸不有或有之其子弟不知爲可貴也爲蟲鼠風雨之所蝕敗不然付之僕隷之手毁裂偸竊者半之昔西域胡人望氣至一古墓以千金買於其隣居者開而視之衣衾棺槨朽敗無餘只有

一小石色青鋸而剖之其文理如畫見一婦人明粧炫服獨看佳山麗水之形蓋其生時酷愛山水着于其心至死不朽堅凝如石胡人以爲至寶隣人亦惋惜不已其言誕甚不可信然苟有之此何足貴也古之賢人君子雖不在其精神之凝聚者固在於書天下之至翫有過乎此乎然一遇無識者反不若金錢布帛之庇惜焉物之遇不遇抑可悲也余家貧不能蓄書只有殘編短簡皆不能完而每遇風日清和輒列而曬之欣然以爲喜至於

家貧之飄石不省也所好如此其窮於世宜也

燒香

苟有香之實無不聞之理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香遇火乃自燒而自揚焉士之窮苦於身者無恨耳雖遇火而自燒自揚焉風或吹之而易歇則若有幸不幸者存於其間也然揔之其聞之久與不久隨其實之淺深而及其竟泯於無聞則同耳殉名之士可以悟矣

燒香與飲酒同過則反無趣惟淡而潤可也是以

燒香宜於雨中取其若斷若續沉遠而久聞而已交友之以文藝遇者如麝香久則可厭惟以德相感者眞而遠矣

玩月

月之始出怳惚靈盪便有仙家金丹之候及至升乎雲際大明普通天下之物無不受其光則儒聖宣朗之化似近之夜深天澹婆娑乎西方則使人愀愴幽悟若可了了於佛氏之心余於玩月之時每作此想而他人未之然也要之天地淸淑之氣

隨所遇而變使感之者如是爲心而已然余嘗恨伯陽流沙騎牛之時瞿曇雪山趺坐之夜必有奇識易悟現通于太陰盈虛之體而無傳焉至於仲尼臨山而有小魯之語在川而起逝斯之歎未嘗不亹亹於觀物而杏壇琴瑟之樂獨無對月灑落之蹟只於易大傳有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以此知事之絶奇者或傳或不傳也余嘗欲作三聖玩月圖附於孟氏夜氣之說以爲澄心之觀而畏世之拘儒只存之於心而已

日之華非不光麗而人事集於晝譬如三代盛時伊傅周召之調宣六氣制作宏偉民被其化而不自知也至於萬囂當昏素月臨之則玩之者氣爽神豁令人自異如東京亂亡之際有一諸葛出世尤覺光明灑落可欽可服人之忽於常而喜其奇如是哉

觀花

花之爲字從草從化天地之化可見者非一而其奇幻之極莫如草木之化比如至人時作奇語粲

然至幻之文隱現于蓓蕾離披之間雖欲不爲不自由也使天地初無花而一花始出則見之者以爲異物怪事聞之者以爲誕而不信也造化之戲劇至於花而極矣以此知人之於耳目之所常者不深求其至化之所寓者多矣余甚愛畫家之語有曰畫花者就樹而見之只見其一邊偏仄欲觀其全則鑿深坎置花于中從上臨之其全無不見矣其言妙甚今之欲觀造化之全跡者此一語足矣

三韻聲彙跋

文字之作寓義於形而聲隨之譬諸人義猶性情形是貌像而聲爲名姓也觀人固莫如性情貌像而最是名姓無𠰥然後方可謂知其人也於字也知義與形而或昧於聲則是知人之善惡姸媸而不辨其爲張三李四也烏乎可哉陰陽剛柔一闢一翕而淸濁子母無不有自然之理蓋六書與五聲相須而不可離也如此其義則經傳在焉形則說文備之聲則韻會正韻諸書可攷此固中華正

音之所在而外國則風土旣殊呼吸隨異故東南西北之音有齒唇喉之分棼然淆亂莫可歸一其得開發收閉之正未有如中華之音者矣我國之音固與中華不甚相遠而毫釐之差轉成燕越子母旣混淸濁莫別以至宮商之易其位惟我世宗大王親製訓民正音以導民俗於是乎崔世珍之四聲通解作正音雖明然是書只詳於正音而不及乎方音則正音未行之前僅爲象鞮所習而方音之譌自如也經書諺解卽音讀之所本而

亦襲其謬莫能是正識者恨之不佞嘗取三韻通考逐韻彙聲正其譌而補其闕經方音而緯正音雖未一遵子毋而要令不遠於五聲間或委曲從俗而必期無至於大錯未知不佞本意者必以雅俗相半訾之然倘 聖朝上體 英廟遺志一反中華正音則無所用乎是書而在今之音義互錯名形貿亂則亦不害爲一變至魯之幾矣註視前書頗詳字以說文爲準蓋於義與形亦未嘗不致力而畢竟聲爲之主故命之曰三韻聲彙丙寅冬

因儒臣言有刋行之　命秘閣索草本而職務倥偬未暇整頓典籍鄭忠彦明於韻學樂助成之往復編摩閱半歲而卒業甚可喜也第此區區纂輯只欲藏之巾衍自附於歐陽子無事好看韻書之意而猥被筵白至入鋟梓實不勝其愧恧之私云爾上之二十七年辛未六月朔日

梅社五詠跋

鳳𡠉從農谷相公遊今十九年江山文酒之勝輒多同之獨梅花會前後凡二戊午在痲湖公方布

衣各有詩四十篇麻湖詩見軼只有序與跋青橋詩公作五卷各寫以分即此也梅之爲花世以蓮菊爭其品蓮與菊亦豈不明淑高遠而終不離於草屬至於梅木氣清嚴眞香透切窮積而達芳攄而苦自當年視之爲極晩以明年論之爲極早貞元顯晦之玅君子賞之始公作會蒙林蔡生壽春南生與焉麻湖舊人惟鳳煥及公之從子持卿在以花信息折簡相速會輙有詩有事不得與追和之以盈其數花之始終皆見於詩若其蓓蕾者離

披者婆娑者憔悴者霣落者嚬者笑者前者後者欹者整者乖者齊者宜雪者宜月者宜燭者宜畫者宜茶者宜酒者詩以肖之始吐觀其兆半坼觀其象全開觀其時向衰觀其勢盡落觀其化花之事凡五而窮情盡態千百其狀雕鏤愈多而托寄愈不盡花尚其清詩取其真一日都下盛傳趙相公日作梅花詩公哂之曰崔斯立以藍田丞枅去牙角對二松哦詩吾行且退矣雖不敢自侈於園林鐘鼓獨不與二三窮交看花賦詩如布衣時耶

清眞自娛不以窮達而渝者此古人之常而今又
乃諱之哉今年又將賦蓮與菊矣遂自爲記命鳳
煥爲之跋乙亥首春之晦

新印文章正宗跋

何謂文言必有文而後傳何謂章文必成章而後
達何謂正如康莊爲路之正何謂宗如世嫡爲家
之宗蓋天地有自然之理斯有自然之文聖人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之文章莫大乎六經余
嘗謂六經如日月不可以續續則子雲已仲淹已

旣又歎曰經之不可續者以其有意於續而歸於僭若無意於續而自續則君子不惟不謂之僭而大其衛道之功何則繼六經而載道明理者莫正乎四子朱夫子出爲之箋註上以配乎六經編綱目著家禮輯小學近思下以羽翼乎四子無非經之續也刪述以後六藝之餘醇駁相雜朱紫相錯就其中可以彰聖學而裨世敎者朱夫子旣盡發揮之矣獨未遑於詞章一路其餘力所及只楚辭之集註韓文之考異耳彼昭明以下諸選家非不

燁然美也而不以義理爲主則詞華而已所貴乎
文章者以有實用也不主乎義理則非實用也何
足以擬議於正宗哉眞文忠公學術之純正寔朱
門後一人也所編大學衍義心經固與朱夫子所
編諸書相爲表裏而惟此一書亦出於朱夫子餘
意其選法之嚴密凡例可攷焉嗚呼虞夏商周辭
命議論敘事詩賦之在六經四子諸編者已經孔
朱兩夫子勘過固無餘憾若詞章家文字之散在
諸書者浩如煙海讀者茫然不知何者醇何者駁

孰爲朱孰爲紫不有眞正大眼目採掇斟酌將何所取衷哉成周以來二千年間彷彿乎三古之餘演迤乎六籍之遺者一經先生分金之秤而體要有裁華實兼備各盡其趣各得其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嗚呼微哉旣曰正矣邪徑不敢干焉旣曰宗矣旁支不敢錯焉向所謂無意於續而自續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世之讀六經四子者不可以不讀此書若讀此書而與諸選家一例看則是眞不識良工之苦心者也顧此書苦無善本

缺譌甚多有不堪讀余於無事時各以本書攷校淨寫一袠仍付芸閣印若干本而所謂續編者則去取乖舛與凡例大相徑庭蓋後人之贋續玆不竝載云爾眞先生編書後五百三十年辛巳五月上澣

鄭士說詩稿跋

士說於其所著一不繕寫蓋不自滿也圽後一子穉弱亦未能收拾日就遺逸某倩其壻李君搜篋中所餘僅若干篇鈔一百二十五篇以歸之嗟乎

此何足以傳其人哉嘗見士說所存欲閒居林下博覽書籍以發其識見至於詩必欲道前人所不道語以自喜而竟未之成悲夫士說與吾輩每春秋暇日有觴詠之樂吾輩伸紙操觚士說輒微笑而已軸成取而一讀而去之曰無新語其不苟如此某謁侍郎公公曰吾弟略作仕宦一家湛樂而其詩多激楚哀婉之音今思之此或近於夭法云

與子文

在洛時見黃上舍景源亹亹語及古文頗可聽其

人勸余以專意六經其他史漢八家之外切不可
窺及雜文以分日力其言儘對症劑也區區自今
春來必欲專意於極鈍工夫須着略爲及之可以
俯諒顧此至今無聞者許多閒汨董爲之祟非特
才分淺鹵而然也十月後兄當上來三湖如紛擾
則雖弟家小屋豈無兩生課業之地惟此之企士
賓姑安吾黨中此人極有可望其才調固自超卓
弟閱人雖不廣亦嘗斟酌於當世所謂名下人矣
若兄及士賓者眼中固未易得見非虛言也以此

才力何做不成且其立志亦自難當將來作輟雖
未可知而以今論之雖謂之逈出流俗可也勉持
此念開發其才千萬之望
頃足下有兩書而懶性有叔夜之病尚今無一言
仰謝雖使我當足下何能無訝之也苦旱餘霈又
成霖靜中讀書狀果得清迪而所課者何書頃有
人言足下方鈔左氏傳傳之者不誤耶此書從古
文章士所起手處也想足下必不走馬看山只爲
補益舉子業而已我愛足下者也又嘗勉之以學

古文者也聞之安得不仰喜必須明着眼力以足下才智將來成就豈在申周伯金士源下也勉之勉之近日頻見士賓否其人才力固不短且於古文頗用心者也我嘗心服以爲師範請足下頻頻往叩其所存未必無所益也吾輩二三親故所嘗期待者豈在於取媚一夫目而已耶培其根沃其膏則枝葉也光華也特內事耳不培不沃向日之敗於科目也凡事欲速則不達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取功少此兩言爲吾輩對症藥也聞秋科權

停足下亦少輟鈔纂之役留心於培之沃之積觀古人用心處漸漸進步以至於水到船浮境界則其於數十句安排何有哉足下勉之子瞻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之句爲足下誦之弟近來所下手者實無向人說道者鸚鵡之譏渠亦自知矣

簡徐叅議命膺

䏻玩華藻宿昔不敢怠曠識雋筆鼓舞齊作風行水上渙以成文文至于斯可以藉手見古人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者尚矣無論獨不曰義理到二程

文章到歐蘇方是暢乎盛指所詣可以一諷而得之第以短晷未盡全鼎爲恨也七律英華呈上閞天上乘俱不載焉斷自中唐迄于宋明選者之意蓋取諸淸麗工切便於應酬者亦一法也今之槎行距丁卯不過一紀有餘矣其時應接者想多餘存亦必磨厲以待凡我參佐之以文事從者固當極一代之選以示人文之盛不可使有遺珠之歎明矣戊申李金儘乎斐然而以執事之公且明終置南蔡二子於度外誠有所沉吟不可解者向日

酢酢非不領會而此不過爲渠輩小小私地而已斯選雖微既係華國則宜不暇顧此夫以二子卓絶之藝旣不免窮閼於聖世又未得夸耀於異邦則在二子何損焉而在使事則坎然耳記昔丁卯之役李麟祥金益謙詞翰之美可謂出類拔萃而上价恤其私情不爲帶去而使如不佞者黍代其斲眞所謂李廣不封雍齒且侯也以是之故蠻館之會每當詩債文逋棼然山積之時未嘗不搔首汗顏回想二君之華藻麗翰而不可得也今行若

不免類乎此則前後之恨庸有旣乎文章如精金良玉自有定價取舍秤量不可以低仰古人曰欲使張子布見之乎欲使孫策帳下兒見之乎亦宜深念之也如何如何

答趙丈

自海外歸卽接胤弟兼拜下翰謹審秋熱起居珍善慰釋遠悰姪去時實有生行死歸之慮歸後便作歡天喜地之幸母子相握回泣爲笑而已華國云云彼人百事精巧而獨文學一孔尚是混沌未

鑒我朝之揀擇若而人曰製述曰書記猶以較量長短爲職任云者實涉多事所作雖驟如風雨不過雖多亦奚以爲雖傾曹劘劉其如越人章甫何哉令人至今悔其去矣

答趙樂天

少年光陰易過而難再除却憂患事故讀書講業之日亦自不夥須勉之不懈無至虛負此生也詩以神來爲境文以理到爲勝而要在於不約不冗耳以子之才苟用其力何患不至然亦何事乎此

人生自有第一義學無貴賤理無古今終身飭行謙約自持勿爲血氣所使則道亦不遠矣學成而上藝成而下爲吾弟誦之拙藁何至帶去不爲老兄藏拙可恨可恨旣去之後捲還豈有早晩也薄宦負心朝暮碌碌無足奉聞第目下無大段疾苦以此爲幸耳不宣只希自愛

殗殗在枕思得如哀有心有情且有前程可望者一番剖析以忘其疾而亦何由望也一疏如對墨面此病苦歇無常大抵尚未脫危矣小觸寒小有

事小有心力分用處輒頃刻作梗不梳洗二朔素不就食者又減其半如是而卒無事恐難必也誠恐一朝溘然使相愛者泫然不相愛者撫掌稱快也好笑

造物以一雙慧眼與君使之閱世觀人詎有中年黜明之理向來消息頗惡而吾獨料其決不然今果幸而中矣唐詩所謂無窮白日青天在更有先生引鏡時爲之一誦而賀之如吾者老而翳花燈前細書無以作窮儒則何由不羡也令季至細審

病餘凡節先咷後笑何間對晤一上京師與會心人作十日遊則未必不勝於例丸例針可能圖之否但日已寒令是可念耶此衰病無可言兒憂種種惱心柰何

與嚴聖五 弘復

向之悤悤爲有後期跂佇之餘只是一札而已則悵不留宿以聽偉論也必欲副兄之請強置之於學者之數不過雙峯慶源腐爛窠窟無寧爲王景略耶律楚材之爲勝耶惟兄自擇齊焉令弟來慰

涔寂樂天亦至同爲一笑甚可喜也然老物則終
思英物耳草草只此

簡姜丈

每覽執事丙申以來與家大人往復書牘輒犁然
有感而少輩中絕無可與論此事者若李喜觀李
命啓差爲翹楚將來可望僅僅此徒耳南中素號
親故鄉其問奇束脩者有幾人居寂中果能寓心
於經典獨悟於霜降水涸之境耶世既相棄矣只
有古人所謂與村秀才尋行數墨者豈非桑榆之

收功乎項讀執事某詩小序爲之慨惋一番也

遞中伏蒙賜牘慰浣不啻承誨第體中時有愆和水土之祟尤庸鷩慮元涉雋才也不待其得志已非侍生比擬人豈不自知每想其横空絶塵之勢輙不勝賜也何敢望之歎頃所下敎恐置侍生於夜郎王之列矣好呵好呵瀧友科事傑手腐題似不相遭好媳婦實難做無麵不托而葢聞其四五句能不作拙語可喜草草不備

床下一席之會固是積歲糾注於神情而不能得

者廼者窮廬篝燈達宵陪話深幸深幸旅次送歲歸侍屬耳意外忽拜下札津津數敎指示迷塗者鄭重至此感戢當如何況審辰下體中佳安區區欣幸沉潛涵泳四字誠是華扁手也侍生獲此等教誨於前輩長老殆不數矣葢見其過而猶越人之瘠者有之愛其才而昧黃石之教者有之非吾丈人子視之仁醫診之明詎能提耳規警若此之切耶佩之以當蘭茝庶期其不沫也詩道之縷縷開導旣勤摯於面命之時又此申戒於尺牘之間

洞露玄珠剖破無餘蘊當以此紙爲法門要訣念念體察庶不落野狐禪也陸詩本非所願學而語句之或有髣髴者此特如蟲食木偶成文字耳尢當痛刮俚冗無負拈花敎也

與李生

會無一面之雅而聞爲姜秋水門下士不佞之傾倒嚮仰實倍尋常秋水於不佞父友也而不幸爲命所阨流邊異土不接顏色者將五歲矣古人曰見元賓之所與如見元賓人情固有然者也千里

向學此古人風也足下能辨此無難信乎關西多奇士也秋水書稱足下詩才格清麗可觀不佞雖無鑑識可得一賜見之否珠光劒氣雖庸夫野眼亦知其可玩不必波斯胡豫章令而已也 如何如何

雨念齋文鈔卷第八

雨念齋文鈔卷第九

完山李鳳爕聖章 著
男 明五謹校
孫男 晩用復校

祭尹玄圃 代家君作

己酉歲三月玄圃子病友人完山李某侯之玄圃子臥東壁下綴綴微作語曰庶幾可以生也然自得此病來我心甚悲可怪也見其色黧黃氣涔涔語不能了歸其憂之其數日後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其宗族親友會哭之玄圃子病時思見其友沈

得甫而得甫自丹卯未還玄圃子竟卒不果見悲哉四月二十七日葬于高陽之原其前二十日某將遠行操文而哭之悲曰古人所謂澹然無欲補生而延年者其果真然乎君形狀如唐畫所模老道士異僧而嶷嶷語不能出口見之一尋常踈訥人也然如見數百歲前鼎彝古器古樸無雕刻不合於世俗臭腐之用而使好古家見之尤奇其無雕刻而不合用也家甚貧家人蕭然有飢色而君泊如也恬如也手古書不輟題詩壁上曰定識當

年回也樂未能添了此江湖往往以布裘芒屩從
得甫諸人飄然於江之曲山之阿遇興則輒陶寫
於詩其腸肚間無一點葷腥氣故其發之於風雲
月露之間者澹潔幽閒如空山水流之處寂寞自
開之花非塵埃間姚魏芬華之所可比也又好彈
琴嘗有詩曰自得琴中趣時時忘有琴忘琴輙大
笑孰知音外音其泓崢蕭瑟之意得之於山水發
之於詩聲之於琴冲然而忘其窮也嗟乎其澹約
處窮似陶淵明其詩似孟浩然賈浪仙其老而窮

死又似孟浩然其死無子似孟貞曜其彈琴似江貫道又似陶淵明其好山水似宗少文嗟乎欲立玄圃子傳者置之此六人者閒庶乎其可也余與君相識殆二十歲家相去亦一牛鳴地耳每當花晨月夕菰烟梅雪與二三會心者陟躐沿洄謀詩具酒而君未嘗不在其中漁庵之炧燈霞洞之尋僧洞靜杉閒星動靄昏之語箇箇錯落於吾篋中者是誰餘塵也余嘗欲以一蜻蜓小舟載吾輩二三人及善畫者一人自龍湖至鼇頭仙遊峯順溯

下上摸寫其煙雲水石之奇村落竹樹之鋪兼置吾輩幅中布衣逍遙相羊之狀各使題其詩於其上雖異日各在別地一展卷森森一本西湖而指點吾輩前日遊耳不幸君今已至此西湖之煙雲竹樹水石村落固自如也善畫者雖畫之若君之人與詩何處得來何處得來今春遇君白門君睞一絶句曰老樹荒江響遠聞夜深霜意亂黃雲汀洲羣鴈如相語月在西峯缺半分余甚怪其虛幽蒼冷如空中花水中影有萬象俱空曲終而人不

見之意固非在世煙火人景像亦非子精之前日
尸氣也此其不祥之讖耶空江之落月留痕青山
之白雲自歸玄圃子今已亡矣嗟乎其所流落於
人間世者獨弊簏中殘膏剩馥耳其精芒光怪必
有如豐城古獄劒上干南斗者惜乎誰能繡之梓
傳之人使死者少不朽也哉然世之言人死必曰
歸又曰仙古之人死後有主芙蓉城者有爲修文
郎者有爲散仙遊海上者若果無此理則已若有
之則若君者其將乘雲氣吸月華歸遊於莽蒼淸

虛之間耶其將主芙蓉之城耶其將職修文之郎耶其將爲散仙遊海上耶余聞海上有玄圃諸仙人在焉抑君驂鸞駕鶴同遊於其間耶然則生爲玄圃子死爲玄圃仙足矣人世之朽與不朽何足論也尚饗

祭鄭判書亨益文

維萊之鄭甲于東族公奕其世秀發峻跱在肅宗末士夫淬礪公晩登第風裁暎世鵰鶚橫霜排蕩旻霄君子侃侃立朝正色臺省踐華藩府剸劇

惟德之剛進塗多躓孔所未見公其庶幾辛刼之禍公編黨籍丁局之翻公迸林谷滄桑飽歷鬒髮頻易桂老愈辣金鍊彌光汲直偃蹇趙老倔强

王曰剛直知臣者君腊韋之世鶴立雞羣譬古松江可配勁確風流跌宕於亦髣髴英儀峻局脫灑塵壒時有枯菀不撓其執台銓之望婆娑散列出擁旌纛鐵嶺之北威明所暨一路秋肅夷俗洗獷汚吏歛墨噫弗弘試疇秉旬軸阿兒之肖盛之金華直道而夭淚迸西河愛刃之割縈念心灰歛我

奇氣閒局優哉進退行藏從我恢恢花巖崒峻楸
舍之歸呼鷹雪郊豪見鬚眉于以紓憂于以寬悲
老圃晩香元祐完名賢嗟之歲邦德凋零妖星告
災木稼怕官公又翩然返氣名山全其陽德歸朝
寧王棘孫淸欒門戶蕭凉愚鹵者余受眷肌淪
愛同骨肉匪直姻親床下之拜間日爲稀分巷南
北如斗瞻依晴簟疎簾酒旨碁淸降色俯引言笑
孔馨是非雌黃靡事弗論華軺屢枉如忘達尊歡
然融洽爛漫天眞候公匙筯幸公矍鑠期以台斗

祝以耆耋疹瘁之悲奄哭公私西門過策花樹葳蕤春物依然舊遊難追裝促佩紱情遠執紼感念疇曩如負恩恤瓣香清酹靈庶歆格

祭表從文

嗚呼人之死孰不可悲而夭折者爲尤可哀夭折者孰不可盡而弱冠者爲尤可憐弱冠而夭者孰不可慘而無嗣者爲尤毒酷至若無他兄弟而卒然以夭孀親絕三從之可依新壻無遺腹之可待者則天下之有死而可哀者莫過於此也噫君之

死一何備盡人世間慘刻之情境也嗚呼天之於我季舅家降禍之酷胡乃斯極夫以我舅氏之仁心懿德有善而無祿早齡下世親戚之痛惜至今如新然而所恃以有慰者惟一子在焉爲能成長而繼業也今君冠娶纔數年耳卒無有似續而以歿嗚呼兩世血胤絶矣尚忍言哉君質雖軟弱而氣淸神安曾無一分浮露態沉潛有內蘊孝悌根於天性赤子之心純乎無改此豈夭死窮命之相哉稚歲而孤能知爲學才調亦爲儕輩中之翹楚

長者多稱道之庶冀其克進步驟以成我舅氏未
食之報也孰謂人事之變天理之舛一至於此耶
君之卞非有夙疾之沈綿而數日之間微挾恙感
屬纊之時嫂氏未及相面於咫尺之地可知其始
輕而卒殞也臨命之前酬應書札不覺有異一夜
之頃遽爾臯復死生之難定雖曰泡幻而亦豈有
若是之飄忽者耶今歲輪疾人孰不經而若君之
所罹者尤爲輕中之最輕者而反至於此惡運之
流轉淸者當之譬若芝蘭始芽芳脆軟弱一值回

風便爾萎折苗而不秀聖人所悲安得不致憾於司命者也嗚呼姑氏哭天之淚年未踰二紀而又罹隕珠之慘嫂氏鼓瑟之樂月不過十數而遽吊晝燭之身徹天之聲徹地之淚行路聞之尚覺酸鼻以君平日之孝思與仁情其何忍恝然無聞冥然若昧也耶人道滅矣天理絕矣此何事也此何事也嗚呼吾與君名雖內從而義實同氣自在髫齔比肩相隨竹馬之戲以至同硏周旋之久者實莫如余而逮居隣竝未嘗暫時相捨巷南舍北朝

夕往來讀書課詩冬夏聯翩而每服君純一之心明悟之才瞠然有退舍之歎矣少年志氣如日方升團圞此樂庶謂長保死生之悲夫豈夢寐之所到哉以骨肉之親誼兼友生之切磋君亦不以我爲鄙一書之有疑一詩之有成輒以相向而叩質焉森然昨日事而奄成千古矣日月川邁春深晝永內外羣從舊時同伴或有講誦之業或有游翫之會不離疇昔之一洞瞥然相值每疑君之在其間也而書齋闃寂旌翣掩翳一片玄木魂氣渺然

則安得不失聲而長號也尋常知舊亦覺向隅矧我之心當作何抱樑月之疑隣笛之感猶屬於情歇語也從今以往無非思君之日讀書則思課詩則思有酒食則思開硯則思見與君年紀相似者則思境之相觸淚輒隨之情根所發何事不悲缺陷世界人事至此尚忍言哉

祭海文

盈天盈地理不氣離洪纖幽顯何莫非斯祭則受福得之宣尼誠之不掩聞諸子思吾 王聖明百

神孔綏申好隣邦出日之鄉忠行信孚簡書無虧
臣承寵命千里星馳南臨絶垠柁檝告期王事攸
濟予行匪私利涉神功因極于誰知風行自實神
之尸洪惟明神德溥炎維百谷朝宗萬象淋漓浮
乾漲坤涵胐賓犧玄功茫洋涯涘難窺斡旋大塊
箕畢孔時已亥之役佑以靈飈萬頃茫然一葦抗
之人到于今咸誦神慈潔飭祀典予慹孔戣鼓舞
神靈文蔑韓碑爲臣許國匪憚險夷　王靈所藉
國書在玆神憑積氣監我秉彝夾輔六船申令風

師嘘自庚辰穩颸南爲排蕩雲霓約束蛟螭弗剛弗偃弗迅弗遲積素空明如蹈平逵一瞬下磴旗脚東吹神人一理間不毫釐如接色笑不嚬以怡肴蒸載陳登降有儀玄誠洞澈靈鷺庶垂

祭士説文

昔君喜余詩文嘗以爲詩優而文劣令君之永逝固當有詩而送之顧忽忽未暇爲也異日者或山水孤遊風雨時至或燕坐悄然月升木落詩於是作矣志吾悼耳未晚也嗚呼孰爲爲之孰令聽之

此語卽有朋友以來第一苦情也嗚呼與其中道而訣絶無寧初不相値也然一日會心樂抵千古十五年會心亦已久矣造物之掀倒也亦宜昔之認爲固有期以永保者癡耶一心炯炯誠不知其一死而一生靈几前日之書盡之矣有知無知任之而已吾知吾友而已至哀無文嗚呼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金士豪履興哀辭

自文正公百五十餘年而金氏衰辛壬之後金氏

諸宗皆淪落不復出識者悲之余讀金氏遺文輒以爲文章名節照耀極盛盛極而衰理亦有爲然金氏窮矣君子窮則固有以處其窮金氏諸先未嘗不自力於道窮之際以立名當世詩書之澤至于今不竭彼雖淪落而不出庶幾追先人之業思所以光大之乎金子履興士豪余始識之于其外從李氏功甫之所淳潔不機有其家風且聞其有志於學已而士豪與其從叔子靜氏屢過余之舍余心念士豪質美年又少又有志於學又有功甫

氏子静氏以左右師資之必有所成向所謂思所以光大之者士豪亦其一也至於淪落而不出如子静氏之流余亦將因士豪而見之令士豪不幸死矣無一子以傳其業嗚呼悲哉國之名族凌夷不自振亦足以觀其世况金氏之衰淪落而不復出者旣不可以多見而如士豪之有質有志而年乃不之有焉豈不惜哉余家宗正公與文正公兄弟有文章氣節之契侍郎公與文忠公兄弟同朝甚善也自余家零替不復講世好余少學文私淑

於文簡公兄弟之道蓋於金氏實惓惓焉士豪之死子靜致士豪之尊人之命記士豪行錄一通請作其送死之辭余不敢辭作短辭辭曰

余弔子之尊人兮其語可悲兒年二十一兮心不易乎飲乳之時余聞而嘻兮斯世斯心之無年也亦宜嗚呼士豪志業之可惜兮孰使之不泯乎斯兮抑有子靜功甫之文辭嗟乎余復何言哉秪以悲金氏之衰

趙義卿哀辭

義卿名宜鎭姓趙氏豐壤人大司諫歸樂公之冢孫趙氏世有德業爲望族近世東溪子龜命以文章著損齋載浩繼起義卿與其弟持卿維鎭聞東溪之風而受訓於損齋學爲古文詞日不懈猝以辛酉月日夭先是損齋子九鎭汝重有雋才年十六丁巳夭東溪子亦先九鎭卒趙氏文章之運震剝於是年而義卿又死於五歲之後嗚呼惜哉余不識義卿丙辰損齋住玄浦余往見之一日遇義卿兄弟於座損齋指示余曰此宗姪也家于三洲

與予居相近而業相同可與交也自是交甚驩日相往來有詩文未嘗不評質遇奇書法畫未嘗不鑑定而湖山遊賞之樂亦未嘗不同焉義鄉爲人樂易明雅不爲舉業所累雖應之而不屑也爲詩文閑澹如其人善隷書得郃陽夏承之遺法間出遊山水遊輒有紀述平居杜門養閒身不離乎圖籍花木之間所尚一切與世好異義鄉與余前後從遊者不可殫記槩以詩文之所載者言之丁巳春汎于湖上將向月波之亭遇風而止有詩戊午

春損齋就義卿居余往會之留五六日同賦古文四五篇且爲梅花會有詩是歲又往遊于葡谷鄭氏之庄煮花有詩義卿移家向京師先一日會于洗心之亭與損齋賦詩仍作三洲别詩記己未秋余往訪臨谷夜會于松壇有詩庚申春義卿讀書燕喜之亭余乘夕訪之義卿相候于廢寺之東有詩是歲夏義卿與損齋來汎于栗嶼義卿有怪石歌要余和之又會于持卿竹里之舍余滯雨留三日有詩辛酉春余又訪于臨谷持卿以病不至悵

然各有詩自此遂不復爲詩文之會是歲余將東
遊金剛遇義卿于持卿龍谷之舍要義卿贈言義
卿許之翌日義卿有書約以未行前同遊湖上期
日而當至居數日無聞意義卿有病已而聞義卿
死矣蓋龍谷之遇爲永別而翌日之書絶筆也余
卽造焉與損齋持卿相向而哭損齋曰先伯父之
血屬只餘二人今喪其長四世宗祧亡矣持卿曰
伯氏自去歲所著述凝整有異於平日余竊私喜
不止爲其文也蓋以文而卜其壽也今遽至此人

之將死精神有所外發而然耶余聞而悲之後五日余復過喪次適與持卿不遇與守殯者坐外室天適雨花木翳然向新几圖書几榻之屬悉不改義卿所規置令人忽忽無生世意遂一慟哭以歸嗚呼人之生也孰不知爲泡幻而就其有生之前隨氣而合緣情而爲好者當其時不可不謂融洽可喜而時移跡往之後無不歸於佛氏所謂寃苦業障也念余與義卿交不過五六歲遊從之樂詩文之會風流之爛漫如彼其盛則不能永久保完

者理之常也且文章翰墨者天地清淑之氣所寓
而人之有能得之者所以爲樂者也士大夫苟遇
清平敦厚之運而率皆以此賁飾家國名祿俱吉
世旣衰末一切相反爲是業者非窮則夭所謂福
祿利澤率皆歸之乎異于是者以余觀于近世士
大夫異于是者可謂多而文章翰墨爲不祥之物
久矣夫以東溪子之文而卒之窮且死汝重之才
而未免有奇疾而夭此皆有所祟焉若義卿者勇
心於斯世不祥之物身值乎一家衰閼之運亦何

能獨免也昔義卿從四郡歸示余所述諸什令余評之若長樂春雲墨跋老槐堂記等文是也跋則記從大父文忠公各賜義卿及汝重諸孫墨一丸囑之以他日爲學士時出而用之而悼汝重之先夭俯仰焉爲感記則述歸樂公所種之樹慨然興歎於世代之促數而文皆悲切懇到有六一遺法余稱賞不已亦持卿向所謂頓勝於平日者也以今思之文佳而意則衰颯矣嗚呼豈其讖耶義卿之葬余宜有奠誄而會有病未果以俟夫異日墓

門之哭而先抒其悲姑爲之哀辭

志汝久

汝久生晩而無年世無有知者獨其二朋知有所以傳者君在世二十五歲無佞語無飾容此固古人之常事考之于今能此者其亦有幾推君所有章德粹面之盛不早死則庶乎哉才不最長於人而以趣味之殊於世界也爲詩文不期澹而澹將以有進惜其未及而卒泯也二朋者得君甚喜與之遊而君不以清自皎出語輒謹諄如常人二朋

者愈渺然自失相識七八歲而君死山南二朋者
以實心深悲之至于今不忍以其死而少有間焉
此豈以才智文飾爲哉君身不中白晳疎眉神情
散漫默於言而無簡態好山水善楷書少飲酒輒
醉以戊子生業詩屢有聲場屋卒以庠生死於壬
子豈非命也壬子隨其父之安奇驛任所道見龍
湫鳥嶺之勝留驛舍賦詩輒多悲凉幽虛之語豈
其神有先之者耶死後父每泣道之於乎下世人
不保其初賦競以雕斲相上值身於斯獨以純無

變者只其生也今耳余每想徐孺子黃叔度之風以爲其心至今不死如在天地之間蓋徐黃之業豈不光明而究其所存亦不過保其初賦而修之也余未知君之所修者果於徐黃何如而至保其初賦獨以純無變者雖證諸天而無媿色矣顧今之世誰貴乎君之所傳彼其本心之死也久矣余於君雖草宿荒原而於其獨以純無變者猶尚見之不夸不殺記實而深藏之不使經之於澆人巧士之目庶或得古之道乎悲夫系曰壺翁之支淑

而有芳旅南而死其文將喪葬之霜草地名泯然就滅曰有可傳友悲訣舌

磻溪柳先生馨遠墓誌

磻溪柳先生卒三十年而所著隨錄出噫先生王佐才也全體大用盡於是書蓋發源於天德王道不迂而不陋謂之質諸聖人而無媿可也雖不能見施於當時而百世之下必有來取法者嗚呼偉哉周禮周公晚年之書也先儒稱之以爛用天理盛水不漏若先生之書專以是爲主發凡起例綱

目燦然秤量古今若數掌紋苟非胷次玲瓏心算
縝密掀翻百代之典章陶鑄一王之制作夫豈能
若是之爛漫排張無一缺漏哉先生生於天啓壬
戌卒於崇禎後癸丑實歷我 仁 孝 顯三朝
其間名儒碩輔濟濟朝著而獨未聞旌招之舉及
於磻溪豈先生潛龍之德確然不拔惟恐其聞達
而然歟先生固名家所居去京師五百餘里而以
一布衣終於湖海之濱在先生豈有輕重而亦不
可使聞於大道之國也先生生七歲讀禹貢至冀

州詠歎之不足至於起舞蓋已見大意矣自十三
四留心於聖賢之學傳記百家貫穿無遺著四箴
自警甲申後無意當世盡室南歸隱於扶安之磻
溪間一赴舉中進士以王父治命也自是不復就
杜門靜坐專心力學其於書未嘗死守前人章句
必度之於今而質之於古會之於心而參之於事
思之又思究極精微苟有所得雖夜必興明燭疾
書每日暮輒喟然曰今日又虛度矣其精篤如此
孜孜夙夜眞積力久自無疑至於有疑自有疑至

於渙然氷釋理欲之界分事物之本末莫不瞭然
於心目不自覺其欣然而樂慨然而歎至於救世
惻怛之念得之天性平生精蘊筆之於書於是乎
隨錄成矣其書以井田爲本不畫其形只求其實
教士選才命官分職頒祿制兵設郡置縣之法皆
自此推去規模廣大節目纖悉嘗曰天下之道本
末大小未嘗相離星失其當衡不得爲衡寸失其
當尺不得爲尺又曰古與今此天地也此人物也
先王之政無一不可行者彼謂古今異宜者妄耳

又曰古人制法以道揆事故本自簡易易行後世
皆緣私爲法百般防巧愈益亂矣又曰治天下不
公田不貢舉苟而已公田一行貧富自定戸口自
明軍伍自整如此而後敎化可行禮樂可興不然
大本紊矣無復可言惟其灼見王覇之分洞察古
今之宜故其言根於天理達於人事斟酌損益照
耀鋪舒大而絲於宇宙細而入於毫芒鑿鑿中窾
井井不亂又必會其有極於古者先王之制此豈
後世牽補架漏功利偏覇之學所能萬一哉先生

諱馨遠字德夫文化人高麗大丞車達之後文簡公諱寬入本朝相　世宗以清白聞六世而有諱湋縣令爲先生曾王父王父諱成民正郎　贈叅判考諱慤藝文檢閱妣驪州李氏右叅贊志完女先生白而長身眼采照人背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内行甚篤二歲而孤事母及王父母極其誠及沒以善居喪稱聰悟絶人天文地理卜筮算數一過洞然嘗論本國分野曰漢水以北當與燕京同爲箕尾以南當爲箕斗知者以爲獨得之見嘗見彗

星知辛亥必大饑節食蓄穀以賙窮乏尤於春秋
復雪之義惓惓焉　顯廟壬寅北入稱永曆皇帝
亡我國未知虛實先生歎曰　皇朝存沒豈是細
故而漠然不知耶丁未夏聞福建人鄭喜等漂海
押赴馳往見之以華語酬酢知皇統未絶取見曆
日驗其爲永曆二十一年不勝悲喜作詩贈之所
居濱大海嘗置船四五制極便利蓄駿馬日可行
數百里藏良弓美箭及鳥銃以敎家僮裒聚水路
朝天記兼記諸站孰險孰夷歷歷不差先生之志

可見矣隨錄外所纂殆七十餘筴藏于家 當宁
朝左叅贊權𥛚左議政趙顯命承旨梁得中後先
白 上稱先生學行才識丁卯 上命某作先生
傳以進且 命取隨錄內入某仍請刊行而竟未
果某少嘗讀隨錄玩繹累年愈見先生之苦心邃
學高才曠識卓然爲我東間世人物非敢自附於
後世之子雲堯夫而若其高山景行之心至今未
能已也癸酉 命贈執義兼進善表章先生德行
及尊周之義也先生娶豐山沈氏府使闓女庚申

生壽八十九而終 贈淑人男昰衛率女適鄭先疇朴森白光著宋儒英尹惟一申泰濟鄭申進士孫應麟應龍應鳳應鵬曾孫發今爲同中樞 贈昰承旨應麟叅判發弟薫文持平先生墓在竹山府西北鼎排山坐酉淑人祔今府使俞彦摯慕先生德義甫下車操文以酹又伐石以表墓道搢紳諸公有助之者同樞公謂某宜有一言顧何敢辭謹撮傳中所載以應之誠以託名玆石爲幸云崇禎三戊子夏

王介甫志在活民論

處衰季委靡之時爲驚世駭人之論者此自古憂國之士所不避也嗟呼語不激烏能警世之聽哉好事而談兵者無如杜牧而虞山稱之者以唐之宰相皆曰山東亂事非我所知而牧能以書生草罪言如珠走盤喜功而談利者無如陳同甫而虞山取之者以南渡之世天子閉閤無從下手而同甫能三上書如病待藥牧之之高談同甫之大言此皆帶病敗於議論之間而未施於世用者也虞

山之稱道猶或有說至若金陵之更張制度流毒一世者此則利害之已判者也亦豈非虞山平日之所謂僞周公而爲禍者耶及其讜言之論乃反以宣靖之亡民不忘宋歸功於金陵活民之志此尤豈非驚世駭人反近於不成說話者乎嗚呼虞山之志其亦悲矣夫介甫更張之日毅然以三不足之話頭塞天下苦口交爭之說者其亦有由蓋其心狹宋家制度俾令一天下之財賦兵農無有尾閭浮靡之弊今日建水利明日置青苗仡仡不

已號咷講確者全出於救民之心則雖其病敗層
生有百害而無一利而視諸後世之委靡頹惰以
民瘼邦憂擔閣一邊馴致民視君如土梗者豈不
有間吁　皇明啓禎之間尚忍言哉國脉崩潰民
情沸亂凶荒之荐酷赤子之仰哺不止於熙寧之
流民圖也兵備之弛散建奴之闖舋者不止於遼
人之責幣書也環天下危機敗癥疊現層出而其
所謂輔相者乃不過沈一貫溫體仁輩也伈伈俔
俔初不以民事爲心惟以剜割膏血以充其一時

之欲其心亦大不忍矣虞山當此之時目擊而耳聞者無非不忍人之政令未見有一毫視如傷之設施則其憂憤激仰之際其言安得不抑揚而臬兀也一之憂將帥之非人則反覆於杜牧之罪言一之憂草野之無士則稱獎於同甫之上書猶以爲未足以警發世之耳目也末乃以金陵之志在活民開口說出不避其自歸於怪論也截去其新法末稍之狠狽拈出乎金陵初心之懇切欲使當世居介甫之位者一聞斯言而惕然興起於更張

振作之道則有明之禍庶或有弭矣此虞山論介甫之本意也夫子當春秋無君之際有微管仲吾被髮之語先儒值廉耻掃地之日有扶起沮溺輩之諷虞山之意蓋有得於此而其岌岌皇皇尤加一層節矣其所謂宣靖之世百姓之隨駕號泣者蓋已慮及於崇禎之亂民有開內閣納敵鋒執太子獻闖賊者也其以兩河之不忘宋不歸之祖宗仁厚之澤者蓋以高皇成祖之恩澤雖深而不可反恃此而不恤民若彼其孔酷也其鑿鑿中窽深

謀遠憂欲借宋朝之事發今日之淚豈眞爲介甫而雪寃有此論卞也耶後之觀此論者不以辭害意而悲虞山之有所激而發可也

本支百世頌

天保定辟懷德棐祿栽厚泄博祿之伊何繄似繄續亶享戩穀嫣裔永保殷孫不億符應靡忒倬彼岐麓載儲載蓄迺分幹業瓜之緜緜允至文王長發其祥先登于岸式敎四方不顯其光毛輶瓚瑟於穆於皇駿命彌昌帝省明德降福無疆如陵如

岡華封叶祝燕禖呈吉聿邁古辟關雎樂洽葛藟
化覃則百斯男何彼穠矣小艮長震景福載臻麟
趾載詠螽斯告慶綏祿誕盛金枝奕葉璿派承源
乃子乃孫於億萬齡永世其蕃維城維藩繩繩蟄
蟄受命其長苐祿其康承茲大宗作我翰衛靡有
少替邦本鞏固王屬普溥克享天佑如川之增如
柏之茂亦孔之厚烝哉純嘏綿籙延祀惟德攸致
聖啓東極緝熙敬止後前一揆愷悌令德誕敷文
治惟福之基克配上帝明命不已庶蕃令嗣

雨念齋文鈔卷第九

雨念齋文鈔卷第十 劄記

完山李鳳煥聖章 著　男 明五謹校

孫男 晩用復校

月夜士賓談蘇應天事余心灑然異之遂記其說應天年四歲問長者以亘今古一人有以夫子應之遂寫孔夫子三字朝夕拜之四歲見以一等人自望蓋古所稱神童者未有也十餘歲嶷然成大人文章亦宏放也人莫不奇之然於應天所存者無敢奇之者應天亦心知其不可以有爲遂藏而

不露云其家錦山地也居傍八九戶皆鳥獸居俗醇厖有玄古風應天每葛巾布衫出遊平蕪亂木間徘徊眺望心充然自樂也按琴作古調琴已命酒賦數詩遣意朝往夕返日爲常不厭余聞水南多奇士應天豈其人哉應天豈其人哉嗟乎應天豈特其人哉士賓曰余從兄與應天善每曰見應天者靡不膝自下葢其質甚高有洒然動人者又曰應天今見在年不過三十爲人廓然有大志花晨月夕與二三會心友遊林麓臨泉水至雅也

雨晝燈夜獨對會心書至靜也二者某至願也他日縛得一把茅於山水之中皆蒔花藥室羅書籍迎若干親友論古今文史留連遣意豈非古人所謂若活七十便是百四十者耶如無會心友則余好靜者也已酉秋戲書于西湖舟中

四時之景趣無不可樂春氣氤氳日長如年花影鳥聲天機流動夏景繁纈綠樹成陰奇雲滿天驟雨時作秋色清晶木落風高衆山聳翠明月洗魄冬天寒颯萬物歸根霰雪交下江山寒曠道人高

士隨處寓樂不可無酒而切忌沉酗不可無詩而切忌成癖

十年觀好書十年交好人十年遊好山水悠悠人世不過三十年客耳從吾所好

一家之政與一國不毫髮異若察用奴婢各當使令便是吏部奉祀精潔接賓和厚便是禮部錢穀出入務歸實用便是戶部罰威克行禁雜治惰便是刑部治補墻墉防備偷宄便是兵部土木器用隨毀補綴便是工部馬政爲太僕書籍爲秘閣雖

有大小多寡其理則無間士君子安往而非經綸處也

毋飯時必感吾　君之恩若　君上罔德國內有兵革盜賊之禍吾雖欲安坐餐此一匙飯得乎無事在家朝夕兩時懣懣飽嬉是誰之賜歟

非父母天地間豈有吾身乎孩孺之時鞠育備至長養之後敎導漸深衣服飲食亦皆就養昊天深恩何以仰報願爲天地間士君子以顯吾親洞洞屬屬毋事無有違悖而已

東海之東日月始生處天地精神發揚開朗故羣仙居於其地西海之西日月歸宿處天地精神流注翕會故諸佛生於其地

陪父母言一味歡樂常使和氣盎然無少違忤侍長者語惟事恭謹曲遵規矩不可放顏嬉笑與親故遊必須端莊平澹鄙褻之語不道驕矜之色不設遇論文章讀詩書處則眉宇津津有喜色則自然爲親君子遠雜流之欛柄

幸而生程朱之後欲修學有路脉之可尋幸而生

歐蘇之後欲作文有體裁之可据今之人不恨生晚

遊山水不如觀好書

天地間惟杜門靜坐者遇難爲事解做遇難耐事解耐諸葛孔明李長源皆從老屋古書中出來

意思幽澹時宜畫山水精神生動時宜畫人物情態明媚時宜畫花鳥氣格踈放時宜畫竹石恨余有畫意而無畫才心手不相應未能遇興寄致然

淵明之琴含蓄峩洋凡事貴有趣耳

默坐觀花開水流則自有無限天機
老屋古書容得眞正大英雄
濂洛詩云平生風雨夕每念名節難士君子當拄著此一句於肚裏
末世若不能遁入深山如桃源商山則惟當隱身京洛閉門守貞罕出入愼交友居鄉多有難處者悍吏奸隣虎豹盜賊俱爲大端患害坡詩曰惟有王城最可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以吾所見此一句可以遵行於今日

一懶字壞了多少才智一傲字生出無限禍害
海隅僻壤小小科目誘之於天數者其眼孔心量
亦可憐也比於作農採樵積工用力則隨其分數
必有得成此天地間常理也農樵得失若誘之於
八字則聞者必噱噱矣
貧家自有貧家法富家自有富家法學問家自有
學問家法文章家自有文章家法事業家自有事
業家法爲人者揣度而擇處遵守而力行不可令
煩紊而雜亂爲閒汨董學問

雖至愚至賤人渠心中自有是非公眼不可接待

疎忽有所層分每念人生何處不相逢之語

日敎奴婢灑掃庭宇明窻終日杜門觀書不知世

間榮利果爲何物

階墻間種若干花卉培植灌漑以玩天機

藝蔬養雞以備菽水之滋每讀茅容事不覺犂然

有感

觀得果木落花成實處便覺一身上浮華客態漸

入老成

風雨之夕獨坐燈影下默思千古節俠奇偉之人便欲擊劍從遊春和之交閒立花林邊凝想百代風流澹蕩之士便欲澆酒招魂

人有嗤笑我者凌蔑我者此是戕渠福德我何較焉每事每語愈恭愈屈可也

士君子當容人無爲人所容

奴僕課事切勿疾聲嗔責乞丐登門切勿痛加驅逐犬馬雞豚亦勿箠打太惡凡物無使之大拂其性

每日凝心靜坐客至隨問應對常令端恭切勿大放嬉笑非徒損失儀容亦是大嬉笑之餘必有大憂惱者此雖小事固若有陰致循環者余前後屢爲着眼不差毫氂非虛言也

窮於錢財賤於名位人所窮賤者也識窮心賤天所窮也

陽明以三間屋比三教可謂宏闊勝大之言佳山麗水奇花異石儘是天機終屬虛樂不如明窻淨几殘編斷簡古人精神湊泊流通

風氣盛衰不在多人其盛也必有倡之衰亦如之精神雖務蘊蓄若無惺惺喚起必有冥然不振起之患世間萬事俱有極當道理此所謂中也然不及者不得知過者不得止且須先着力於其所已知者而行之反覆叅商於古聖賢所當者如何所行者如何以爲準的可也然大抵力行難耳人固有知而不能行者此雖由於不能眞知而亦由於力量輕淺者雖或知得某事當如此而或志不勝氣或汨於俗套畢竟蹉跌不得猛着爲士者必先

務强毅果能堅確不撓雖萬人當前笑罵沓至吾之主宰特立自用然後方能濟事吾身安健然後做事方有力須以保養精神爲第一件事一日十二時若不公然抛去則漸自有進步處無令拘迫刻督計料幾日幹得幾事某處安得某物若此懆懆則非惟吾之心氣忭迫亦其所經紀之事不能專一成就矣

文章不須簡古而自成簡古然後方是極工然初頭若不整齊其法度蹊徑則畢竟似難如此初學

必以語句無冗長而意脉相貫通爲主世間多少

贋文驟看非不高古可喜而其錯節落脚無機軸

沒神氣者難逃於具眼者定評此何異於水母木

偶也

文章先要精魄次骨格次氣力要鋪敘要關鎖要

整齊不雜要接續不斷要姿態隱現要句法雅馴

要筆端有舌而不作卑媚軟俗要古法森然而不

作斷澁剽竊

八大家作文者之繩尺此非一時讀過者必朝夕

在手令其鋪敍關鎖曲折機軸枝枝葉葉臚列眼中厭飫心內然後作文方有伸縮變化

明文集中若方正學王新建固多可讀者若毗陵晉江震川三家直接歐曾正脉宜熟覽屢遍若獻吉之老健元美之瑰博于鱗之簡奧失之模擬太過然要是文章家偏閏傑特不可不旁搜若中郎之遊山記及尺牘如怪石奇花亦不可無者若牧齋之宏肆昌大爛熚鼓舞固非獻吉以下諸人可得比將必須抄作一冊學其好處然東坡評魯直

詩如江瑤柱多食則病風痹牧齋文亦然

鹿門冗槐野太質少曲折升庵特一本小說耳太函全襲字句行數多則止無自家機軸劉子威(號羅陽名鳳)險而晦使人細看終不知其意脉所歸然此亦一遍看過不害爲取材湯臨川徐文長差優

明文有五正脉遜志陽明遵巖荊川震川有五邪路滄溟空同弇州中郎牧齋切須愼看

弇山枉入門戶葢以才多氣麤之爲祟可惜可惜牧齋則專以攻王李爲論而其所作反不及於弇

州遵巖之喜超脫自在不似弇州之捆縛亦非至定之論也

弇山曰北地古而疎濟南古而棘晉江毗陵暢而今蓋俱有不滿意北地濟南非不才高惜乎狹少唐宋畢竟成就落下歐蘇幾十層此則不可但以疎與棘論斷而已晉江毗陵則門路既正體裁儘好而以其議論太繁絮開闔太分明全沒古人蒼然之色要是眉山南豐之兒孫行才如弇山博如弇山則宜乎薄視之而取兩家文集比觀四部稿

及續藁其虛實眞贋逈然不同惜乎弇園一生精力只做得土偶象龍眞所謂雖多亦奚以爲文辭之美害人心根焰焰旁熾何所不至默思東坡一生作用要不出不耐才三字筆之所落其文入神那得不顧影自喜莊子誤東坡東坡誤皇明諸人

讀歐文方識蘓文之太馳騁讀韓文方識歐文之欠氣力讀明文集方識八大家之不可及作文者於簡牘劄記尤當着意致力此如學問之用力於

日用淺近處尤不可放過

李贄皇不見白樂天詩文恐其見則愛也此係黨人惡習而吾儒於異端之書當用此法考亭材力人人卒未易學而往而不迈十之八九高明之士尤當慎之

自堯至今不滿半萬年許多奇怪都從一火上做出炎炎上升四字了却一人身了却一世事了却一元會運氣畢竟火窮薪盡掃空無有子瞻所謂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者俓從賢愚貴賤上剗却過

令人悵然而已

古今人才非不相及風氣之所浸染墮落幾層而不自由也苟非間世絶特之才不能推倒雖間世者畢竟成就事有斤兩範圍之逃遁不得宜其如水益下也

西漢事功東漢氣節晉宋清談唐人詩藝周宋之外令人解頤要之浮心客氣終身不能消磨

經是坯樸史是範出者每見其窾多而完少令人不樂

佛從莊列中掀翻透來周末文弊乃至於此揚墨卽老佛而昌黎之護墨安在闢佛

覇之始出管仲倡之自是間世人物要之太公風氣愈下而愈變

佛書多是中州人緣飾未可準信要之達磨直指心體極涉靈活簡捷陸子靜王伯安秪是達磨註脚伯安稍張皇

佛書多以鬼亂之此是破綻處

漢之焦京晉之王何周末異端之結胎處

我朝人才始於集賢學士經爲三相皇甫鄭金權爲權

中諸人再盛於成宗文章氣節甚多斬伐於燕

山兩史禍丙寅中宗靖國以後靜庵出諸賢興起可

爲極盛十四年而爲己卯之禍士林氣塞風俗如

經刼火 仁宗毓德東宮遺逸之在草野者想望

三代而已乙巳禍作無復餘地 明宗之末黨錮稍

觧而道學一派爲世所諱如退溪之浮沉仕路蘇

齋之辛苦居謫河西之託疾屏退僅免禍而已

宣宗登極始有陽復之望退溪宿德者望栗谷間

世天挺如牛溪高峯諸賢及南冥一齋風厲京鄉庶幾已卯後一番泰運而自黃許以後宰相規模自有一副當人物終不與士流襯合其人固多偉傑而每以士流爲喜事好名非獨我朝終古而然宋朝范文正外每有此氣味故道學之用無以普施及至癸未東西後則士流之中自相分黨三竄固邪而右三竄者其文學才猷實多名流割裂掊擊三三五五雖以栗谷之至公血誠必欲調劑而無奈何矣甲申栗谷卒時事大變以至於己丑逆獄辛卯竄逐壬辰兵燹

國事無可言西厓之材梧里之忠漢陰之望鰲城
之術畢竟扶顚光復而左右掣礙未盡其用　宣
廟末年柳永慶持國秉政小北一隊人彌滿朝廷
而西南人俛與大北擯而不用自戊申以後大北
得志光海十四年柳家受酷禍小北擯斥而西南
亦黜牛溪至追削一世惟利是趨仁弘三昌罪通
于天戊午收議立節者若干公而已　穆陵培養
至是盡矣癸亥反正後耆舊已盡只有梧里而老
矣勳臣各自紛挐金昇平主國柄進叅用之說韓

西平亦以此言於上少年之清流如俞朴羅攻之而不勝崔完城又承昇平餘術如南以恭擢銓事西人清流多不韙之而彼此人才左右支拄國家又多變亂其彌綸不及於壬辰時　仁廟末年自點當國挾宮掖張甚搢紳之嗜利躁競者附之至有七子之說而已　寧陵在宥山林之間兩宋俞尹出於連山門下南人如許尹亦有名譽清陰以大老在廷愼齋以宿德應召同春首以抄選上來廓清黜黨完南以勳臣爲山林居停主人每事必與尤庵商確白江沂川

亦皆士流蔚然有清明羽儀之望而大同之爭兩賢淸愼去國潛相執咎北伐之論諸議岐貳前後招致薰蕕相蒙掩而至於庚子禮論出而禍心所加展轉層激八十年變怪無所不有人才始索然矣肅宗盛際人才雖不及 宣孝兩朝而亦自砥礪名行賁飾文治彼此是非雖不脫朋黨圈套猶是義理之爭

自己卯至乙巳賢邪黑白孰不顯然而最難言者癸未以後事也然當以李文成宋文正爲大段落

此外豈無小小可言者而皆是小段落不甚關係也

金瓶梅淫書西遊記妖書水滸志盜書但 其文章極奇非世間浮泛詩文之比少時甚耽看文字多受病然作法律看作仙佛看作韜幹看作者本意也

雨念齋文鈔卷第十 曾孫男 之衡對字